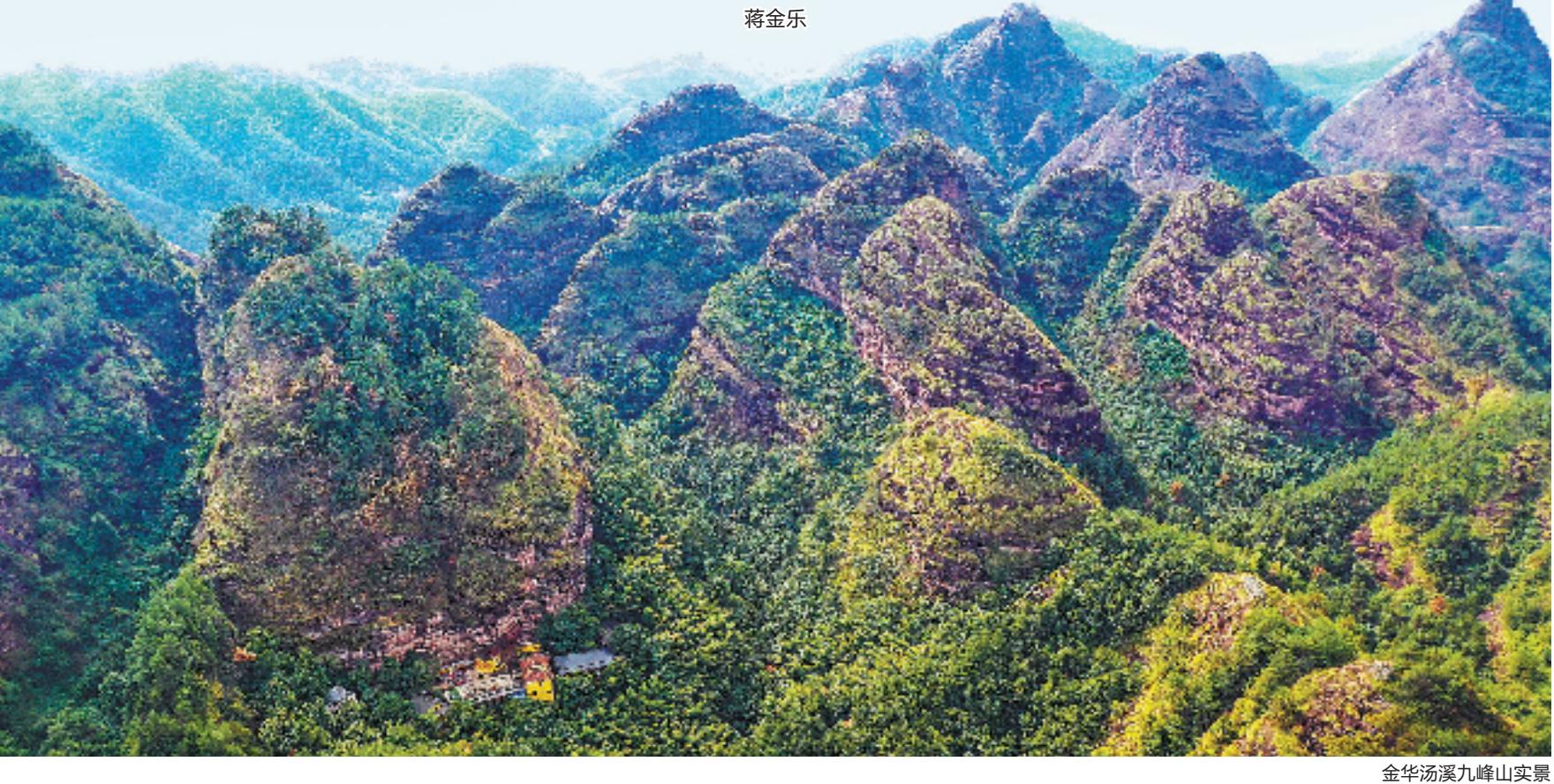


九峰雪霁 画境何在

蒋金乐



金华汤溪九峰山实景

上篇

汤溪九峰山考察

雪,在中国传统艺术中,因其冰清玉洁的气质而极具感染人心、激荡心灵的催化作用。《九峰雪霁图》为八十一岁的黄公望在大雪中所写。奇的是,画止雪亦止,“亦奇事也”。

清人吴升在《大观录》描述此画:“山峰纯是空勾……林树用破笔作枯株,而坡石点苔,更不着一完笔……一片精彩,神来气来作也。”

巧了。

作家兼书画家郑竹三先生,老家在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。2023年1月,他发信息给我,说,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可能画的是汤溪九峰山,邀请我去实地考察。

之前,我看到的主流观点,《九峰雪霁图》的画境是在上海松江。理由就是,松江有九峰三泖之说,黄公望在松江又有行迹。

2月,经郑先生介绍,我与金华市汤溪新乡贤联合会邱开祥会长互加了微信。很快,他发给我一张摄影图片,是他们新乡贤会的会刊《九峰》封面。图中山貌酷似《九峰雪霁图》画境,令我惊讶,也激发了我要去实地看看的兴趣。2017年夏,我曾到松江采风,但是没有看到类似《九峰雪霁图》的山景。

下篇

《九峰雪霁图》考证

峰雪霁图是后人所冠。

元末邵亨贞《蚊术诗存》卷七中,有《一峰道人画九山雪霁》诗,首句是“大雪漫空暗九山,晋人遗迹杳难攀”,可以确定,邵诗所吟即此图,他的诗题称“九山雪霁”,意同“九峰雪霁”。至于《九峰雪霁图》为何时何人首题,我现在能找到的史料,是明朝董其昌,他在一个仿本的诗塘上,题有《九峰雪霁图》五字。董其昌是松江华亭人,是否容易令人误解,此汤溪九峰成了松江九峰,也未可知。

邵亨贞(1309—1401),元代文学家,字复孺,云间人,曾任松江训导。他与黄公望相友善,黄公望的《富春大岭图》就是送给他的。

邵亨贞的这句诗很重要。因为点明了画中有“晋人遗迹”,此“晋人遗迹”所指谓谁?很显然,是晋人道学家葛洪。前文所述明万历陈茂懿所题“九峰仙洞”之处,即是葛洪炼丹处。

邵氏此诗之重要性,不仅点明了画中有“晋人遗迹”,还印证了黄公望来此处的一个理由,因为黄公望本人是全真教道士,他慕名前来谒访前輩道家名迹,自然也是名正言顺之事。

三、黄公望到过汤溪九峰山吗

元朝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在介绍黄公望时,开头就写道:“黄公望字子久,号一峰,别号大痴,浙江衢州人。”(见崔圭《黄公望》2006年版)

夏文彦是黄公望同时代人,又是松江人,他的说法,应该可信。并且,黄公望过从甚密的好友杨维桢,还为此书作了序,说明也认可“衢州人”的说法。当然,杨维桢和黄公望在富阳相处多年,因此在杨维桢的文章中,称“大痴哥,富春人”,富春即富阳。可见,黄公望云游在外,何处落脚,很容易被称作何处人。

但是我一直奇怪,黄公望怎么会是衢州人呢?

这次实地考察,又查阅了乾隆《汤溪县志》,忽然明白了此中玄机。

县志“九峰山图说”条目,可读出下

闽县人。

查《汤溪县志》,东汉时龙丘苌隐于此,晋朝时道学家葛洪在此炼丹;唐朝时,贯休在此出家。可见,此地不凡,历来为道佛胜地。

九峰禅寺的永续和尚,为我们介绍了不少史上掌故。他也说,葛洪炼丹之炉,就在此洞中。

我进岩洞走了一圈,有三个洞厅相连,每个洞厅均有近百平方,洞厅高度愈进愈低,高处,人皆可直立行走。“居住条件”宽大便捷,颇为惬意。想当年,葛洪在此炼丹,硬件设置非常可观。

继续沿山道上行。不远处悬崖上,也有一洞,但离地面有十多米高,洞口刻四字“列仙洞天”,但无落款,不知何人何时所刻。洞天者,乃道家之谓也。黄公望在富阳的庙山坞隐居地,即自题“小洞天”。道家以为,天下有十大洞天,三十六小洞天,七十二福地,洞天福地,即为道家养生所居之胜地。

绕过一个山峰,丹霞地貌更加开阔呈现,石柱丹崖,群峰耸立。我强烈地意识到,已进入《九峰雪霁图》的画境深处。

继续沿山道上行。不远处悬崖上,也有一洞,但离地面有十多米高,洞口刻四字“列仙洞天”,但无落款,不知何人何时所刻。洞天者,乃道家之谓也。黄公望在富阳的庙山坞隐居地,即自题“小洞天”。道家以为,天下有十大洞天,三十六小洞天,七十二福地,洞天福地,即为道家养生所居之胜地。

继续沿山道上行。不远处悬崖上,也有一洞,